

# 草木记

刘学刚 著

成人记住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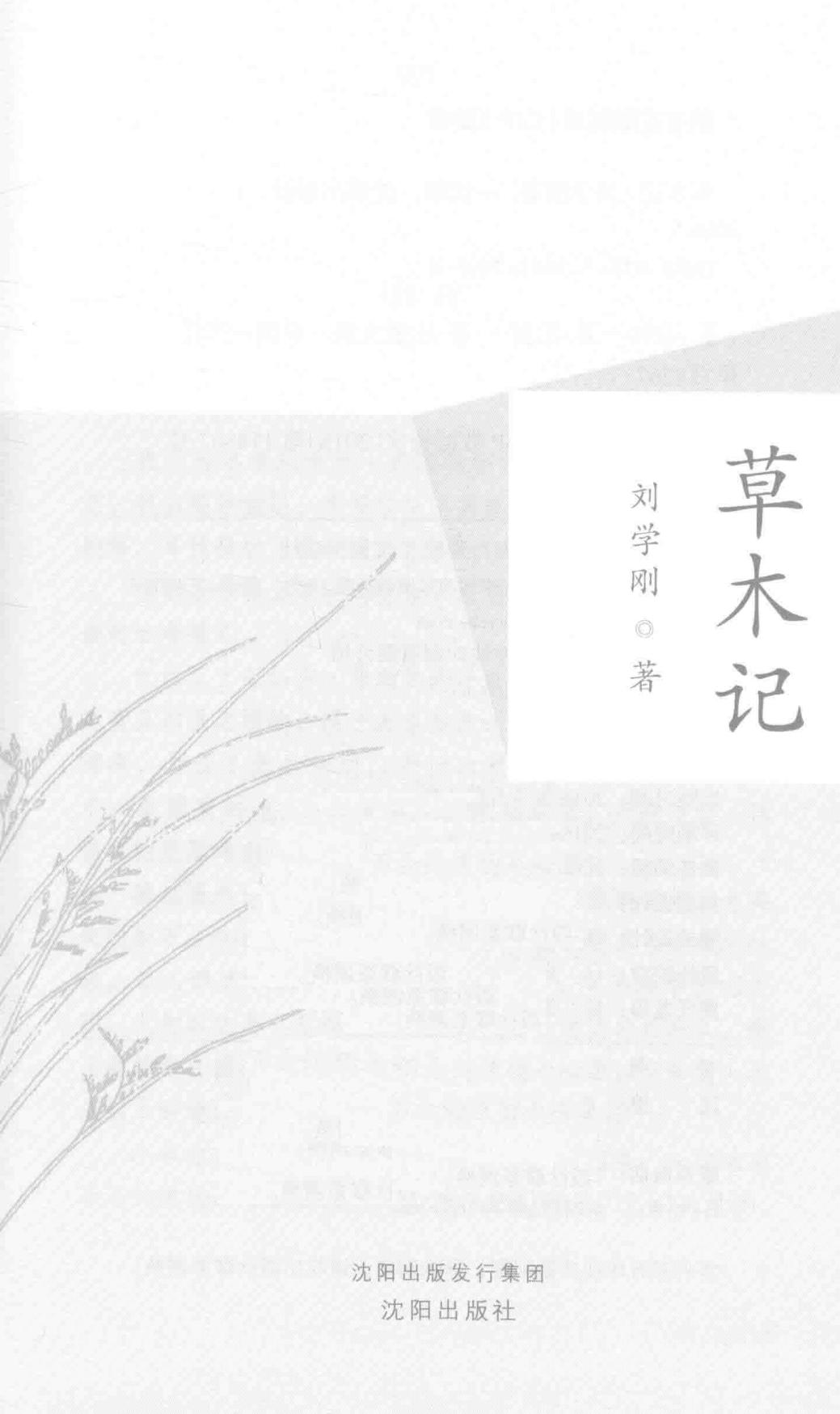
从记住草木名字开始

童年认识世界

从身边的草木出发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 草木记

刘学刚  
◎ 著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木记 / 刘学刚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41-7495-4

I. ①草…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807 号

---

出版发行: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辽宁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张 闯

封面设计: 关 翱 朱席君

版式设计: 杨 旭

责任校对: 日 光

责任监印: 杨 旭

---

书 号: ISBN 978-7-5441-7495-4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62564922

E-mail: [sy24112447@163.com](mailto: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自序

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些发明创作，在植物那里早就有了。我们高歌猛进，锐意创新，其实，不过是重走植物走过的路，寻找植物先前就有的东西。

植物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在它面前，没有任何可以照搬的生命模式。

大约三十五亿前，浩瀚的海洋里出现了一种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藻类植物，样子类似蓝色的细菌，但是，它含有叶绿素，开创了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堆积在海水和大气中，灰蒙蒙的地球被冲刷一新。大海湛蓝，天空蔚蓝，这蓝色的光源是由植物增添的。

陆地隆起，植物随之露出水面，蓝藻类家族必须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生长，植物迎来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进化时代。让人惊奇不已的是，植物站起来了。有关科学研究表明，大约四亿两千万年前，光蕨属顶端是两齿的长柄叉，看上去就像一棵五厘米高的灯心草，它是直立的，这和类人猿从树上到地面生活的进化同样富有创世的意义。

小草追求大地的繁茂，树木向往天空的寂寞。一些贴地而生的植物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它们看见了更远的风景，

也更早更多地承领着阳光的沐浴，越长越高，抵达着天空的高度。说说节节草吧，蕨类植物的一个古老的物种，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节节草出现于古生代的晚泥盆纪，距今大约有三亿六千万年。它历经地质的剧变而不改生命的姿势，今天的它依旧每向上前行一寸，就打一个结，坚持独立的茎、寸寸的节，宛若大地执着的手臂，又如地球坚定的信念。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比之人类，植物的诞生和成长要艰难得多，缓慢得多。因而，植物更像人类的一个标杆，一直模仿的对象。类人猿在丛林中采摘香甜鲜美的果子。人类逐水草而居，采食、收藏和播种水边的果实，播种创造了村庄和田野，农耕文明由此发端。植物呢？它们的面前一片黑暗，一片死寂，一片冷漠，充满恐惧和绝望，它们只有艰难地探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懈地同阻挡它们扎根发芽的势力做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缓慢的胜利。它们有失败之后的沉默，以及沉默之中的坚韧，还有拥抱火热生活的灿烂如花的笑脸，它们并非高不可攀，而是像我们中的某一群人，它们披荆斩棘，遇水搭桥，让后来者悦享世界的平和与静谧。

若是我们运用植物的智慧思考生活，我们所经历的风险更小，成果更大。认识、理解并掌握地球上的一切智力行为，是人类的一门必修课。

子房的出现，让一些植物的种子有了自己的暖巢，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显著增强。保护雌性细胞这一温情的行为被后来的动物乃至人类不断地模仿。许多阔叶植物大量落叶，

以减少水分蒸发，安全地度过干旱而寒冷的冬季。尤为奇妙的是，一亿年前，植物开出了花朵，大地从此五彩缤纷万紫千红，而人类的所有幸福都复制着花的笑容。花朵，是植物美艳的性器官，它的出现早于昆虫。昆虫一出现，即可成为花朵们坚贞不渝的粉丝，传粉，把植物的种子运送到更为辽阔的生存空间。植物对于昆虫这些后来者是具有先天的预见性，还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的积极的调整？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不得不说，植物的全株都生长着蓬勃盎然的智慧。车前草叶片之间的夹角正好是137.5度，每一个叶片的生长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精确的计算，和它的左右结构成一个黄金分割角。植物比人更清楚它们应该集中精力做什么，它们为种子的旅行殚精竭虑，冥思苦想，生产出最为简单最为实用的形态各异的行囊。譬如，槭树翅果的飞机螺旋桨，大戟的爆发性弹力器、葫芦科植物木鳖的喷射装置，以此摧毁植物家族狭窄的天地，保障物种繁盛的未来。

每一种植物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个体，它们为大地的繁茂和人类的繁衍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当那些美妙绝伦的植物因为人类的生活所需被划分为庄稼和杂草两种形式时，我的内心一直惶恐而不安。而被列入杂草的许多植物，譬如苍耳、苋菜、米瓦罐，甚至长满刺毛的猪殃殃，都曾经是我们的粮食或蔬菜。

我们欣喜地发现，数千年狩猎、采摘的人们开始采集植

株高度相等和成熟期相近的种子，然后播种，收割，创造了碧绿金黄的田野以及生机勃勃的农耕文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植物时代。

没有田野，就没有杂草。没有人类的辛勤耕耘，就没有杂草。人类的拓荒、施肥、浇水，甚至锄草，给杂草提供了宽阔的生长空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一个用文字为农业画像的诗人，从《归园田居》里，我们看见一个与土地休戚与共的真诚心灵，很多人都在歌颂乡土麦地高粱，但在陶渊明这里，我们看到了父亲的形象。

在《圣经》这部伟大的著作里，植物是众生的血脉。“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圣经》里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视田间野草为塑造人格磨炼意志的障碍物，就像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沙漠，杂草是造物主选中的教具。野菜随手可得，野果伸手可摘，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人间天堂里，神情慵懒，进化缓慢。于是，人们被放逐，放逐不是抛弃，不是惩罚，而是磨炼，收获果实必须挥洒汗水，艰辛劳作。

“多刺的蓬子菜和蒺藜，在闪光的庄稼中长出，无果的毒麦和不育的野麦称王称霸。”如此富有深意的安排在《诗



经》里也有体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言抽其棘，是农业文明的开始。作为野草，蒺藜在大田里只剩下尖刺，这尖刺却从此具有教谕的意义。蒺藜生长在农业文明和人类美德的入口处，人间勤劳、善良、勇敢和温厚的美质，无不来自杂草的磨砺。

如何对待杂草乃至地球上的一切草木，是农业文明、生态文明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我们对待草木的宽容和尊重，既显示着人类文明的成熟，也决定着这个星球的勃勃生机。人与草木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是一个和谐美好的整体。如果草木是根，那么，人类就是草木之上生的枝，开的花。离开了草木，人类真的成了无本之木。

我赞赏《诗经》。《诗经》里的植物太美好，与人们的心灵声气相求。原始的风光产生人类精神的原质，这样一个植物胜利的时代。人间美色、人类美质在植物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痴爱《本草纲目》《救荒本草》，那种开阔的博物精神以及对人间苍生的深切关怀，在里面都不缺乏，远远胜过一切文学著作。每一种本草都是救命草，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我更赞同古代的农耕方式。古人对待杂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拔除，二是吃掉。作物连同杂草一起收获，杂草或喂牲畜，或作柴烧，这是对待杂草最好的方式，而不是除草剂等化学武器。喷洒除草剂、无限扩张的水泥狼群等人类行为使很多植物快速地走向灭绝。一棵野草都不能存活的土地，一定是贫瘠荒凉的。

当我们经历了隐忍的苦痛、无助的挣扎与破碎的缝合之后，当我们看尽了美好的机遇、不懈的探求向我们呈现的生活的奇观之后，我们的思路会无限地延伸，延伸到童年闪闪发光的小河，少年青青翠翠的小草，以及目送我们远行的那一排郁郁葱葱的大树。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们获得宇宙感、幸福感的源泉。我们欲语还休欲哭无泪的生之悲哀也有不少，譬如，随着我们的长大，一些草木犹如我们的亲人溘然消失，永难寻觅。譬如，当一些草木残存的是标本，是名字，是教科书的图片，我们该如何向一脸好奇的孩子们讲述它们的故事，它们如何滋养着童年，如何以它清澈的绿构成我们视界中最精彩的段落，如何为我们的幸福创造芬芳的呼吸。

对于我，断然割绝不了草木与水的血脉渊源。我的故乡不仅仅是鲁中平原的一个村庄，不仅仅是一个浸润着乡土意义的地理概念。它是无限放大的，容纳着河流、草木、田野、星辰等人间景观，是一个有着儿时印记的、心理认同的经验世界和心灵家园。故乡有河流曰洪沟河，它从童年流淌而来，有一条支流灌注我的身体，滋润我，教诲我，督促我，活成一棵草木的样子，自茎而叶，自花而果，简单明澈，活出一个青枝绿叶的人生。

对于我，断然无法隔离母亲与草木的密切联系。我的母亲，她一生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是从生到死都不离开洪沟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就像一棵草，凝神聚力，以茎叶的繁茂挣脱空间的束缚，开花，结果，播撒种子，以此结构洪沟河

南岸春天的繁茂绵远。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名字却卓尔不凡：“玉莲”。外公是个私塾先生，也许，他给长女取名时脑海中真的闪过“尚德如玉，洁若荷莲”这几个字。大地黄得无法再黄，土得不能再土，但是，茅草找到了它的白，苍耳寻到了它的绿，地丁遇见了它的紫。我的母亲，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她掐一些酸模叶蓼的叶子给我们润喉解渴，挤压搓碎萋萋菜的叶子给我们止血疗伤。她像一个孩子，看见一些紫不溜丢的龙葵果，欣喜不已，捧着给我们看，看我们吃。她教我们只掐苋菜的嫩叶叶，留下它的茎继续生叶，开花，一如从容不迫的生活。

许多年之后，终于明白，我的母亲以及更多的母亲，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人生，一个美丽的世界。  
是为自序。

## 目 录

### 自序

- |     |               |
|-----|---------------|
| 001 | 香草：问草哪得香如许    |
| 004 | 茜草：喜看染园出卮茜    |
| 008 | 茅草：旧时茅店社林边    |
| 011 | 菸菽：性滑如葵甘若饴    |
| 014 | 苍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
| 019 | 水蓼：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
| 023 | 麦蒿：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
| 027 | 毛谷英：既坚既好，不稂不莠 |
| 031 | 灯心草：闲敲棋子落灯花   |
| 037 | 三棱草：青鞋喜作踏莎行   |
| 040 | 小蓬草：北望飞蓬万里秋   |
| 044 | 节节草：节节新条出嫩丛   |
| 048 | 鬼针草：子作钗脚着人衣   |
| 052 | 紫露草：淋漓玉露滴紫蕤   |
| 057 | 野西瓜：野果烛照绿叶稠   |
| 061 | 苘麻：麻叶层层苘叶光    |
| 066 | 拉拉藤：只去水边缠倒藤   |
| 070 | 牛筋草：老人结草亢杜回   |

- 074 荞菜：春在溪头荠菜花
- 079 苦菜：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 083 慈姑：茨菰花白小如萍
- 087 牛蒡：牛蒡叶齐罗翠扇
- 095 婆婆菜：愁同芳草两萋萋
- 101 灰灰菜：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 105 马齿菜：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
- 109 铁苋菜：沃沃葵苋畦，焰焰棠杏坞
- 113 云星菜：云满星坛草满地
- 117 扫帚菜：地肤嫩苗，可作蔬茹
- 121 夫子苗：我行其野，言采其蓄
- 125 酸溜子：少年辛苦真食蓼
- 129 米瓦罐：瓦罐泥中宝，野草土中金
- 133 蒲公英：芳姿赢得春飘絮
- 137 紫花地丁：地丁叶嫩和岚采
- 141 风花菜：好花风袅一枝新
- 145 马兰头：马拦头，拦路生
- 149 蓬子菜：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 153 蒺藜：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 157 半夏：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
- 162 萱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 166 艾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 170 丹参：一味丹参，功同四物
- 174 地黄：苏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

178	地锦：天蓝地锦草怀香
182	瓜萎：芄兰之支，童子佩觿
186	决明子：开花无数黄金钱
190	顺筋枝：英英陆上草，灼灼雪中花
194	曼陀罗：舞采酿酒饮，令人舞翩翩
198	车前草：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202	益母草：似孩儿恋抱亲株
206	远志：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
211	虎杖：杖言其茎，虎言其斑
215	王瓜：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
219	薄荷：滋兰九畹，树蕙百亩
223	对话莫言（代后记）

## 香草：问草哪得香如许

在洪沟河南岸，在野蒺藜三棱草毛谷英蓬子菜马齿苋之间，香草最有女人味。

出了村子，向北走，一直向北走，远远望见一片果园，绕过去，就是洪沟河。这果园，村里人叫它苗圃，广播站的大喇叭也喊它“苗圃”。苗的圃，人的脚是不能乱印的，怕惊扰了苗的梦。到了洪沟河南岸，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洪沟河，顾名思义，是洪水冲出的大沟，人们因势利导，疏通为“河”。村里人说话“ong”“eng”不分，一出口就是“横沟河”。一条大沟横在那里，两岸的村庄牵根红线，都让媒婆费半天口舌。闭塞，也有闭塞的好处。河的南岸，白杨长得比屋顶的烟囱还高，槐树在浓密的枝叶里爽朗大笑，一些灰麻雀呀红蜻蜓呀绿蚂蚱呀，就会从草滩上扑棱棱鸟压压地飞起，人欢马叫的，统治了偌大一个草滩。

说说草滩吧。自然要从春天说起，从零零星星的鹅黄说起。米粒儿大的草芽拱出土层的时候，还异想天开地顶起一小撮泥土，像顶了一个小小的斗笠。也有穿蓑衣的，那是一丝鹅黄沿着干枯的草棵往上蹿，鹅黄，嫩绿，浅绿、草绿。当这根温度计的水晶柱到达翠绿的高度时，阳光已是夏日的温度。稍稍远处，苹果是绿的，果叶同色，一枝枝深绿在微风里晃悠，一副举重若轻深不可测的样子。草滩上，草不像嫩绿的时候那么内秀：到处乱

跑，勇敢而又偏执；自信满满，甚至有一些疯狂。毛谷英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就开始抽薹吐穗，向天空肆意扩张，毛茸茸的穗子突然变得谦逊，向下弯曲，立着，摇着，颇有谷子的风度。熟草蔓，单是这名字，就有鸡鸣、炊烟、羊肠小路的味道。在草滩上，它是熟练的偷渡客，巧舌如簧的媒婆。一棵草分枝发杈，波纹一样四散开去，前脚路过一蓬野蒺藜的家，后脚跟儿已在一株灰灰菜那里安家落户，拉拉扯扯，盘根错节，但看上去，翠绿墨绿深绿碧绿覆盖了整个草滩。

也有香气。细闻，不像是果园的。苹果平和的呼吸，要拨开枝叶浓密的喧哗，越过花椒树站成的篱笆，从远处跑来，微微的青涩，已细若游丝。这香，起初是一线微光，不动声色地掠过你的鼻翼。等你察觉空气的氛围微微变了样，那香气却飘忽不定，就像一阵好风，迟疑着，犹抱草叶半遮面。过了一会儿，你的鼻子抽动了一下，声响很大，告诉眼睛耳朵们它的新发现，它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继而又抽动了一下，香气还有些羞涩，淡淡的，和空气一般稀薄，鼻尖却有一种温柔的抚摸，就像情人的低语，毛毛虫的蠕动。就这样走着，香气它有脚啊，挪着细碎的脚步，走一路香艳。过了一些日子，那香，真叫一个香。仿佛猪肉片裹在滚烫的油锅里，吱啦吱啦地香，香破了鼻子，还要香到肉里去，快要把骨头撑开了。

这香，是草的魂，空气里的宝石，隐秘的空中花园。它四处奔跑，给绿的草滩镀上了一层黄金，它把夜晚的秘密、朝露的纯净、空气的激情、阳光的明快以及不可名状的幸福都集聚在这片草滩上，无限扩张着我们的嗅觉世界。



草有香味，就叫香草吧。有些艳，有些野，但朴实，有质感。草是丝绸，薄薄的凉；香是肌肤的气息，细腻的香，温柔的香。香草，把我们从高大光明激越宏亮的核心世界里搭救出来，呼吸着新鲜的香气，自然的香气。香草，无疑是人类的一个重大发现。

窄着身子，香草散布在三棱草、熟草蔓、野蒺藜和毛谷英丛中，苗条的茎配以细长的针形的叶，酷似古代的静女。它把更大的空间让位给伞状的草冠。纤细的茎上，丛生着微凸的节，节上分生出枝权，枝权上再生枝权，细丝一样的枝权吐出细密的苞蕾，互生，有茎和枝权相连，就像摊开的婴孩的手。说是苞蕾，细细碎碎的，星星点点的，更像是草籽，靠近根部的稍稍大些，草尖上的就娇小得让人心疼了。就叫花吧，它有花的体态和香气。似乎一生出来就那般小巧，柔弱，单薄，开了，和草叶一色，是淡然的绿；枯了，也不萎谢，和草叶一色，是淡定的黄。这花之伞在微风里摇，即使你对它视而不见，它也在摇，摇啊摇，而盛大的空中花园就是从这里向我们敞开了它的门扉。

《圣经》里矗立着一座“香草山”。洪沟河南岸的草滩，它是伊甸园的别名，每每走在那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圣经·雅歌》）。

香草 禾本科画眉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学名画眉草，又叫蚊子草、星星草。秆丛生，直立或基部膝曲，高15厘米~60厘米，径1.5毫米~2.5毫米，通常具4节。花果期8~11月。用手触摸，手上会有一种好闻的香味。



香草：问草哪得香如许

## 茜草：喜看染园出卮茜

洪沟河南岸，一个植物的共和国。各种绿，嫩绿、翠绿、碧绿、蓝绿、油绿、深绿、苍绿、墨绿，这些绿染绿了大地，碧蓝了天空。各种植物，红高粱、黄玉米、白棉花、青萝卜、紫葡萄、香薄荷、臭蓖麻、酸石榴、甜草莓、苦莴苣，这些春天的小美女，秋天的美少妇，它们把大地难以捕捉的美和阳光的所有深情全都着了色，调了味，你对着空气咬一口，细嚼慢咽，舌床上就满是绿叶酸菜菜香馍馍了。洪沟河南岸的植物，创造了天空的湛蓝和大地的碧绿，又滋养着人们的生命。

从最初的藻类植物给荒芜的大地穿上绿色的衣服开始，亿万年以来，植物始终在创新，在变化，无限可能地改观着人们的生活。“缟衣茹蘤(lú)，聊可与娱”（《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在城市飞彩流丹的夜晚，打开线装的《诗经》，我的眼睛被一件红红的蔽膝（古人遮盖大腿至膝部的服饰）所吸引，那种色泽有一种古朴的美亲切的美。茹蘤晕染着贫贱的缟衣，犹如一簇梅花开在素净的雪野上，朴素而又高贵，单纯而又明快，让看了美女如云的诗人，独爱那缟衣茹蘤的心上人。印染红蔽膝，用的就是《诗经》里的“茹蘤”，这种植物是一味中药，有通经活络镇咳祛痰之功效，它的大名写进《黄帝内经》，被尊为“蘤茹丸”，这样的植物染料染就的衣物，有一种清淡而持久的芳香，穿在身上，护体养颜，宝衣一件。